

4

西戎

文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第四卷】

散文·杂感·诗歌

西戎文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散文 杂感

春耕	1741
没有用过纺车的地方	1744
战斗着的农村	1747
记高家村的“平安会”	1751
谷子黄了的时候	
——农村散记之一	1753
联邦德国散记	1762
河曲一瞥	1780
往事记趣	1785
吸烟忆趣	1788
我是山里娃	1797
我与老伴	1956
弥佛洞一游	1960
怀念作家赵树理	1964
写给老师的话	1969
忆良师丁玲	1971

他，是弱者也是强者	
——非常生活回忆录	1979
忘不了的良师	2001
怀念与哀思	
——忆孙谦	2007
不能忘却的往事	2015
心潮逐浪高	2021
希望	2024
下乡生活漫忆	2026
我们走过的路	2031
春风第一枝	2034
欢迎！黄河流域的作家们	
——首届黄河笔会欢迎词	2041
介绍一点我们的文学创作情况	
——和联邦德国大学生的一次谈话	2044
从一张照片谈起	2048
受奖随想	2053
来自禹都的三位业余作家	2057
往事撷拾	2061
我的心声	2069
文学路上五十春	2074
万岁，中国人民志愿军！	2083
节日劳动有感	2085
赶在时间的前面	2087

国庆有感	-----	2089
节日话当年	-----	2091
龙年随想	-----	2100

从打狼讲起	-----	2102
干部要学文化	-----	2103
家长的责任越来越重大	-----	2106

诗 歌

抽烟八不好	-----	2111
移山改河开新宇	-----	2113
诗三首	-----	2115
感怀	-----	2117
送别战友		
——悼孙谦	-----	2118

春 耕

黄河解冰了，负着温暖的阳光，“哗哗”的奔流。

黄河东岸的人民，到处喊起来：

“响应政府的号召！”

“不让荒一寸地！”

“……”

三月，肥沃的土地，在温暖的阳光里松软了，套着粗壮的黄犍牛，拖着闪光的犁，挥动着明晃晃的镢头，生长在这块自由的土地上的人民，巨浪般的，开始了生产与战斗。战斗的血液在人们的胸膛里滚着，生产的歌声，震撼着山谷、村镇……

年青的小伙子，光着臂膀，流着汗，飞快的挥动着镢头，开拓那荒芜了的土地；老太婆跟在后面，捣碎了比石头还硬的土块。在她们嵌着深厚皱纹的脸上，被二月的阳光，晒得通红了。

孩子们，吹着口哨，一回又一回的，往田里送粪。

村镇里红的大公鸡，生了蛋的鸡，到处啼叫着。大街小巷，跳着活泼的小羊羔。年青的媳妇们，脱掉了露

出棉絮的老棉袄，“哼哼”的捶粪，年青的小伙子走过来打趣的说：

“少用点劲吧，小心惊动了胎儿！”

“死鬼！”她笑了，涨红了脸。

“三月里，三月三，抗战走上了艰苦年，加紧生产多开荒，最后胜利在眼前！”

村镇沸腾了，房舍笑着，初春的风，播送着生产的高亢的歌声。

二

优抗委员会下了通知，明天给抗属代耕。

代耕队出动了，人们又从自己的粪堆里，给抗属募集着肥料。

刘老婆伤风的眼里，挤出了感动的眼泪，她会心的笑着说：

“我活了五六十岁，也没经过这么好的世事！去吧，给我家丑牛打上封信，就说家里吃水有人担，吃米有人给，土地有人给种，叫他好好的打仗，再别惦记着我了！”

三

黄昏，夕阳照着的黄河，张开它浅金色的脸笑着。村子里，发出阵阵牛羊的鸣叫。这时，田野里劳动的人们，把镢头扛到肩头上，揩一把脸上的汗，看一看这块黑油油的土地，满意的笑着说：

“比我们这儿再好的地方是没有了！”

春风把愉快带来了。他们开始用愉快的嗓子唱着：“黄河的水哟，向东南，晋西北是块自由的天！……”

晚上，生产会议上，人们忘掉了疲倦般的，报告自己的生产计划。……气粗了脖子，笑咧了嘴，飞溅着唾沫星子，宣誓般的生产挑战，和草原里无阻止的野火一样的到处燃烧着。

“我今年要种三亩棉，开一亩生荒，栽柳树二十株，养羊三十五只，拾粪五十驮……”过去的劳动英雄——一个三十左右、说话结巴的人。他眯缝住眼，用挑战的声调向大家说：

“我今年也要种出碗大的山药和十九斤重的蔓菁。”

“……”

最后，在雷般的吼声里，通过了竞赛的条件和优胜者获得的光荣奖品——五十斤枣。

“……”

夜深了，春风抚摸着田野，黑黝黝的土地，在星光下咧开了嘴，期待着生命的种子，从这里播种下去……

村庄，田野，树木……一切都甜睡了，只有象征着人民意志的黄河，不知疲惫的奔流。

一九四三年五月

没有用过纺车的地方*

过去，在保德四区的这些偏僻的乡里，有谁用过一次纺车呢？她们自生下来，所见的，就是从遥远的年代里遗留下来的，用砖块磨的圆圆的，或者是用几个铜钱垒起来，中间插上一根削得很细的竹签，这已经算是进步的最好的捻线武器了。

但是今天，空前未有的建立起了纺织工作。对这发展纺织事业，提高妇女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工作，她们都积极参加了。在首次动员大会上，她们都异口同声的说：“这是为咱人民谋利益的正经事，还有不愿意的吗？”

在一个自然村里，当召开第一次纺织会议的时候，参加纺织的人，是多么的踊跃呀。可是有很多人抓住车子时，脸上现出“老虎吃天，无从下手”的表情：“这怎么纺呢？这线从哪里抽呢？车子坏了怎么修呢？这铁针，又怎样往上安置呢？……”

回答这些疑问的，是纺织委员会指导股的郭秀英同志。她曾经纺过几年，她是很精通的。此刻，她像一个生理解剖家似的，把车子一件一件的卸开，用指导的口气说：“纺

* 本文最初发表时署名“曹文”。

线是件手艺，这全凭慢慢的有耐心的学。先打拴车子说吧，车轮子上的绳子，拴下来就安铁针，铁针要一尺长，两头细，当中粗，要直，端正，这样纺下的线才会匀；安针要安的不乱跳动，用棒节（高粱秆）夹的紧一点，不然线子纺的纺的就断了；再说打针的线，要滑，中间没有疙瘩，因为一有了挡的，纺一阵就跳出来了；铁针上的葫芦，要刻的灵巧，车子转起来才会灵。这么把车子拴好了，把棉花用细棒节搓成条，就能纺了。”她头上出了汗，听的人，一声不响，这时她拿一块棉花搓成卷，在车子上嗡嗡的纺起来了。

周围的人，都把脖子伸的直直的，死盯着纺车，看线怎样抽出来，又怎样卷了回去。

没有一个人说话，从她们带笑的表情上，看得出，她们是在如何着急的。

如今，修车子的匠人，依旧整日的修，二十架，四十架，五十架……修的越多了，领的人也增多了，每天总有五架车子从那里领出去。这件新的事业，造成多么热烈的一个运动啊！

政府替她们借下纺织贷款，修成车子，从很远的临县驮回棉花，等到她们纺成线，再卖给公家，拿赚集的钱，来偿还修车子费和棉花钱，这样体贴入微的人民的政府，怎样能使人不受感动呢？所以她们会心的说：“到死，我也得把它学会，糟蹋了公家这份好心，太冤枉了。”

是的，在她们那样实的心上，已经投下了誓死要学会的基石。

在生产报告的农会会员会上，人们都笑嘻嘻的说：“咱婆姨今年也学纺线了，咱今年要多务些棉花。”你多务些，她多务些，总的统计下来，今年全区的种棉，一个惊人的数目字——三百垧。超过去年的种棉数百分之四十。

纺织指导员下乡了，从这村到那村……

好像暴雨后的山洪，到处响起了嗡嗡的纺车声。雪白的线，从粗糙的手里抽出来。谁敢说这里的婆姨就没有生下纺线的手呢？

看啊！没有三个月工夫，保德四区，已经有一百辆车子在风快的转动了。不久的将来，将有五百辆，一千辆，转动起来。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战斗着的农村

一个劳军大会

会场是在一个浓密的枣树林里。

一踏进那扎彩的会场门口，最引人注目的，是挂在幕布上的孙中山先生遗像，和毛主席、朱总司令、贺司令员的雄伟的肖像，给人们一种亲切严肃的感觉。再转头四顾，是成千万关心爱护军队的人们，带来的最珍贵的慰劳品。虽然尽是一些庄户人家的土产物，但这里代表着他们爱护军队的诚挚的心。看这边放慰劳品的地方：八百九十七颗南瓜，堆成了一座小瓜山；紧靠它的，是数不清的茄子、白菜、山药蛋、豆角和成袋的白面、莜面、豆面……

收东西的人忙得满头大汗，不住笔的在登记人们带来的慰劳品。送慰劳品的人，就像暴雨后的无数条细流似的，向这里汇聚着。一个挑着一担果子的老乡：他本来是卖果子的，但是当他听到国民党反动派死不觉悟，还是要准备打内战的时候，他愤恨极了，担着果子对登记的同志说：“咱这担果子送给军队吃，不卖了。”从他慷慨的声调里，听得出蕴藏在人民心底对反动派的愤怒和憎恨。

大会开始了。杨区长报告了集会的意思后，我们一个

拥军模范的老乡，便带着一种特别激情的声调说道：“国民党内的坏蛋，要进攻咱们民主自由的边区，这是办不到的。我们有咱八路军……”因为过于激动，他好半天讲不出话来。最后他紧紧的握住拳头说：“要打垮反动派的进攻，我们要更加爱护我们的队伍，帮助我们的队伍，这才能把狗日的们打回去！”

群众跟着狂呼了起来，会场里，竖起了成千的臂膀，响着一个震撼山谷的声音：

“打死内战制造者！”

武装的人民

打谷场上，民兵集合的哨音响了。这照例是在每天的傍晚、民兵队员们开始操练的时候。他们背着各式各样的武器，这些武器太粗劣了吗？不，它们同样的是可以打破敌人的脑袋的。正如他们自己嘴上唱的：

“洋枪土炮矛子枪，镰刀斧头放豪光。要是谁敢来进攻，给他点滋味，尝一尝！”

从他们那有着深厚皱纹的脸上，个个都流露着坚决、勇敢、机警的神情——因为他们都是为保卫根据地而自愿参加民兵训练的英雄！

记得在“八一”反内战的大会上，有一位得了奖的民兵队员，带着无限的愤怒这样讲道：“我是怎样翻身的呀？就是到死的那一阵，我也忘不了共产党对咱的好处！我大在世的时节，活了一辈子，受了人一辈子的欺侮，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穿过一次暖衣，而今新政权刚叫咱穷人翻身，狗日的顽固分子就不‘受用’了……他狗日的要敢打

咱们，老子这支‘独角牛’就是他狗日的的死对头!!”

晚上，伴着无边的夜，民兵们背着大刀在野外巡逻，防止特务奸细的混入。为了保卫根据地人民的安全，他们竟能终夜不眠的，从这村转到那村，在他们那淳朴的心里，永远重复着一句忘不掉的话：

“不让特务分子奸细混进我们根据地里来!”

娃娃哨

白天，大人们都到田野里耕作去了，孩子们代替大人守住了哨岗。他们有的背着一口大刀，有的则拿着比自己还高一半的红樱枪，两只黑溜溜的小眼睛，不转瞬的注视着过往的行人。

有一天，孩子们检查一个背包袱的人的时候，那人带几分轻蔑的把路条递过去说：“检查吧!”孩子们很认真严肃的查看路条。路条是过期了，他们没有做声，把那人的包袱打开，仔仔细细的把每一个角落都用他们的小手揣过，然后很从容的一个拿大刀监视住，一个在身上搜查。从头到脚，脱衣裳，解裤带，脱鞋子……最后两个咬了一阵耳朵，不知商量了些什么，一个便转过身来很严肃的对那人说：“老乡，你的路条不对，麻烦些跟我到村公所去。”

农会干事的话

秋天，高粱红了，谷子垂着重甸甸的穗子，今年的根据地真是一个异乎往年的大丰收。

抗联主任下乡检查秋季工作的时候，××村的农会干

事高兴得嘴都合不住的对他说：“如今的公家，真是处处给人民打算盘。关心百姓种，关心百姓锄，关心百姓收，好像大人‘照应’一个小娃娃一样，只担心他吃不饱穿不暖。就说今年春季吧，种不上地的人，政府给借农贷款。到夏里，没吃喝锄地的人，政府又给借上粮。你看今年的庄禾长的多好呀……前日，我接到你们的信，马上就召集农会布置工作。先宣传了今年的减租交租政策以后，又组织了一个互助组，帮忙人手缺的，又组织了一个代收队，专门给抗属收割。如今反动派要打内战，咱村又有两个青年小伙子自动上队啦！”

抗联主任又到另一个村，他们的工作也是这样。

一九四三年九月

记高家村的“平安会”

正月十三，是高家村闹“平安会”的日子。从几千年到现在，每年照例有一次。据说在从前，要请六个和尚来吹打三天，这样就可以使一年生产，少灾免难，全村平安。究竟“平安”了多少呢？地主老财们，吃的好穿的暖，终年平安；那些苦熬苦受的穷人呵，“平安会”还没有过了，就已经饿上了肚皮，受上了冷冻。他们没有土地，受人剥削，也只好在“平安会”上，拿上香表，在神前磕几个响头，祈求老天爷照应，少灾无病，多打粮食。

今天，照例又是闹会的日子。可是今天这个“平安会”的意义变了；不是烧香磕头，求神保佑，而是成了开展一九四六年大生产运动，走向丰衣足食的庆祝和平生产动员大会。

街上，气象清新。没有了来赚谷米的和尚；群众自己的秧歌队，在排练晚会上的节目。没有了烧香挂纸的人；满街贴着“庆祝和平民主实现”“加紧生产”“争取劳动英雄”等红红绿绿的标语。来往游散的人群：男的、女的、老的、幼的，他们都变了，男人们打扮得新女婿一样，新鞋，新袜，新棉衣，终年劳动积满垢污的脸，今天也洗得干净了。女人们的穿戴，从头到脚，更是鲜艳，红的、绿

的、蓝的、黑的，差不多都是穿着她们自己劳动织的布，脸上充满着无限夸耀的喜悦。

谁能想到，一年前这块土地上，还是充满着炮火气息，这里的人民还是坚持着火热的斗争过来的呵！

夜晚，天空一片清蓝。当月亮滚上山顶的时候，街道便被奔跑的人群堵塞了。那边孩子们一群，打着彩灯唱；这边妇女们一群，头上罩着的新白手巾，好像一片刚碰开的棉花。广场上摆好了“九曲”灯阵，红色、绿色、黄色的小灯，布成一片夺目的灯林。人群围上去，看着秧歌队在灯海里游动，头上举着彩灯，犹如无数只小船，在被轻风吹着浮动。一片锣鼓声，一片欢笑声……

夜空中，“走马火”带着一梢火花，在人头上疾驰，“走火”在人群中射起来，飞向高空四方，拖着红色的尾巴，好像无数只被人追赶的飞蝗。大人们和孩子们一样，乐得情不自禁的大叫大笑。

在这春节的夜晚，酷爱和平的居民在狂欢着，但是他们没有忘记八年流血的斗争，更没有忘记为祖国而牺牲的兄弟姊妹。只有他们最懂得今天和平的珍贵，他们将全心全力进行生产，并用这种力量去保护和平。

一九四六年二月